戴一天钻石牌手表试试

胡展奋

忽发奇想，进口表戴久了，戴几天国产表怎么样，而且，既然是上海人，当然是戴上海品牌的，旧表里只有上海手表四厂出品的那块钻石牌的品相还可以，于是送去上油清洗。

几十年没有注意它了，现在一眼照上去，觉得还真漂亮，全钢防震，走起来声音还很强劲，克罗米感觉也镀得厚实，看表盘，象牙白的面子上，一颗颗亮银的刻度，立体感强得快溢出来，分针时针敦厚茁润，那秒针头上还缀一颗玫红的水钻，铮、铮、铮地抖动着，直接让人想到“红星照耀的中国”。

奇怪的是旧表似乎有附体，一戴上它，四十年的岁月就突然穿越了。那时买表凭票，手表票在单位必须登记排队，还记得手表票到手，顿觉“身价不菲”，手表上腕更是趾高气扬，恨不得戴在长袖子衬衫的外面。那块钻石表是105元，同样级别的“宝石花”记得是110元，舆论还普遍认为，钻石牌手表的精度高于“宝石花”，因为手表四厂的前身是上海秒表厂，秒表都能做得精确，手表还能做不精吗？那些日子，戴着表，觑见没人就凑到耳朵听听，心里美了好多天。

但是四十年后再戴此表，则人是物非，遇到了三个想不到：首先想不到一戴钻石表就对日历完全失控，那时的表，大都没日历，不能一抬腕就知道今天几号、星期几，日子过得浑浑沌沌，简直瞎子一样，又得去翻找日历，或者翻看手机，发觉生活突然就倒退了四十年！

其次是想不到手表常常“罢工”而停走，原来全自动的手表戴惯了，给手表定时上发条的习惯早就丧失，如今就像开惯了自动排挡，突然开手动排挡，常常熄火，这就弄得我很狼狈，常常错过预约的活动，前不久干脆把去韩国的飞机航班都耽误了，还有开会，开着开着老觉得会议太长，等到发觉会议突然结束了，才知道手表早停了……

但是最最想不到的意外还是“雾霾”——某日洗手，忘了除表，事后忽然发现表面腾云驾雾，一片狼藉，一刹那想到自己是不是突患白内障或者眼底黄斑？怎么时辰都看不清了?!原来这表，不像如今的表，根本不防水，并且从此就“雾”开了头，隔三差五地表面给我来个朦胧秀，以至于同学聚会，某同学偶然发觉我居然还戴着这块起雾的超级古董，便充满怜悯地对我说：这么多年你也是蛮拼的了，对自己人道一点好哦！

那天回家，不由得解下钻石表端详很久，三个“想不到”让我亲身感受了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巨变，亦即“想不到”当年生活中最顶尖的用品和现在的差距如此之大，它和它所粘连的整个的生活水平和意识形态，我们再也不肯回去了。

最近常看到怀念四十年前生活的文章，物价怎么低了，天空怎么蓝了，青菜怎么糯了，猪肉怎么香了，太阳怎么红了，觉得未免言过其实，四十年前有法制吗？有律师吗？有高考吗？能出国吗？有地铁手机电脑彩电冰箱私车别墅WiFi吗？两“憾”相权，你真愿意抛弃后者而回归农耕生态吗？差不多谁都知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当两者只能择一时，你又何必假惺惺地深陷着“互联网+”而咏叹着四十年前的“蓝、糯、香”呢？

我知道钻石表只是一个象征。不过阁下且戴一天试试。

边看边聊

知足常乐

朱晓琳

一对退休多年的老夫妇，拿着眼下尚属可观的养老金，且儿女又都孝顺，从不到父母处啃老，也不让孙辈牵攀老人手脚。于是老夫妇俩春夏秋冬四处旅游，有意趁腿脚灵便之时周游世界，如此安逸快活的日子着实叫人羡慕。不久前老夫妇俩决定花十几万元去南美洲旅游，儿女们不仅支持，还各自拿出钱来资助父母。本来是件开心事，可老夫妇这一趟远门出得并不如意，主要是心理上不平衡。

老夫妇俩在浦东机场航站楼门口认识了同团出游的一对年轻房地产商夫妇。起先老少两对夫妇一见如故，聊得火热。然而临登机前，年轻夫妇订的是商务舱座位，不用排队径直由贵宾休息室通道上飞机，而老夫妇不得不排在经济舱乘客长长的队伍里。老太太对老先生撇撇嘴：“乘同样一架飞机，多出三万多块钱，啥名堂，这点钞票又好跑趟欧洲。”老先生点头附和：“年纪轻嘛就欢喜掼派头，其实乘商务舱顶顶不实惠。”旅途漫长，老太太在经济舱狭小的位子上坐得腰酸腿麻，她想起那对年轻夫妇，决定去商务舱看看究竟有多舒服，哪怕去那儿上趟洗手间也好。无奈商务舱空姐空少个个不讲情面，不允许经济舱乘客越雷池半步。年轻夫妇下飞机后感冒了，老太太半开玩笑：“花大钞票乘商务舱反倒生毛病，真是不划算，还不如乘经济舱呢，又省钞票又太平。”那口气多少有点幸灾乐祸。

旅途中十几个人乘坐一辆大巴士，座位绰绰有余。老夫妇倚仗年龄优势，理所当然抢先占了头排位子，年轻夫妇就坐到了最后排。车厢后面空座位多，可以随手放东西，累了还能放平身子躺下。那老太太大概觉得吃了亏，第二天开始人坐在前排，随身包包放在最后排，两头占便宜。谁晓得年纪大了记性也差，将一架“尼康”照相机忘在巴西里约的大巴车上，等她想起来时旅游团已到了秘鲁首都利马。老太太心疼得眼泪汪汪直跳脚。后来那对年轻夫妇也遭遇不测，因在里约频频刷卡购物，银联卡信息被不法商家克隆，待接到国内银行短信提醒时，卡内约两万多美元已经不翼而飞。年轻夫妇的损失似乎令老夫妇忘却了自家照相机，老先生教导年轻夫妇：“出门用钞票不要太张扬，否则难免遭人眼红。”老太太则依旧是酸酸的口气：“人家大老板钞票多得用不光，这点美金算啥，毛毛雨呀。”那对年轻夫妇还算修养不错，一脸真诚回应：“谢谢爷叔阿姨教导，这话我们记住了。”

旅程最后一站到了阿根廷火地岛，中餐馆为客人准备了南太平洋名贵海鲜对虾。年轻夫妇胃口好，一人吃了十来只。同桌用餐的老太太不甘示弱，不但自己拼命吃对虾，还不停往老先生盘子里夹。不料老先生当天半夜里痛风发作，脚趾头红肿火辣辣痛，最终一瘸一拐回到上海。机场临别时，年轻夫妇的公司有车来接，可以顺道送老夫妇回家。但老夫妇俩同声回绝，也许是不想沾有钱人的光。老太太还对老先生说：“以后不要跟有钞票人一道旅游，心里总归不适意的。”

其实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层次、方式都不尽相同，倘若能知足常乐，放平心态，少与旁人攀比，即使自己过的日子再平常，也会觉得很美。

知识新福

轮胎·隧道·斑马线

陈钰鹏

交通这个词，有时候往往被不完全理解，因为交通是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总称，也就是人和物的转运输送以及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的播送传递。如果只局限于前面一半，而忽略了后面一半，那就是不完全理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片面理解似乎也是允许的，比如经常把交通仅仅理解为海、陆、空运输以及人的行走。

其实，交通的进步与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古罗马时代，庞贝城已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古城，车水马龙，人流不绝。车、马和行人混行，非常不便，而且易发事故；于是古罗马人在道路两边建起了高于路面的人行道，让人和车马分开“移动”；又在接近道路口的地方砌起高出地面很多的石块，行人可踩着石块过马路，马车的车轮在石头之间通过。这就是庞贝城著名的“跳石”，被看作斑马线的雏形。后来，由于汽车的发明，“跳石”反而成了“障碍物”。1949年，英国开始试行条纹状人行横道线，最初为蓝黄相间，像斑马身上的条纹，故称“斑马线”。如今，各国的斑马线颜色也不尽相同。

最早的汽车车轮是木制的，只是外面包了金属或硬橡胶，坐这种轮子的汽车很不舒服，颠簸摇摆得厉害。后来发明了充气的橡胶轮胎，但首批橡胶轮胎是灰白色的——橡胶产品的本色。后来在生产轮胎时添加了工业炭黑，大大增加了轮胎负荷及耐磨性，从而提高了使用寿命，车胎就成了黑色。人们觉得黑色挺好的，这样粘在轮胎上的道路垃圾和脏物也不再那么显眼。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不少生产厂家曾改用比炭黑环保的二氧化硅，进一步改善了轮胎的行驶性能，但二氧化硅是无色的，人们觉得还是黑色好，故仍然要添加一定比例的炭黑。从理论上讲，将轮胎生产成其他颜色是毫无问题的，不过时间用久了很容易褪色，最受欢迎的仍然是黑色轮胎。今天生产的轮胎通常是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的混合物，含有多达200种化学添加物。

有人不理解，一般稍微长一点的隧道为什么总要拐弯，驾驶员不能看到较远的路面不是有危险的吗?其实正好相反，因为隧道的形状很单调，始终笔直的隧道会使驾车人感到无聊，有时甚至会睡着，这是隧道拐弯的原因之一。此外，在隧道的头尾处设计一个小弯道能防止冬天隧道温度的损失，因寒冷和冰冻容易腐蚀材料，混凝土对湿冻十分敏感。另外，隧道也略带一点驾车者感觉不到的坡度，有利于自动排除正常进入隧道的水，隧道的建设绝对考虑了安全、节能、成本、寿命等方方面面。

温柔如水，却又蕴含激情；飘逸潇洒，却又韧性十足；平易随和，却又直抵人心……这些好处，你都能在听《C校调柔板》听得悦耳的同时领略到，有没有？那再听一遍。

现在，把你鼓膜上曲终的余韵，衔接到你视觉上去，通感嘛，且集合你的精气神，盯着以下几句话，行云流水地看：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给人欢喜。你能触摸到两者简直毫无两致的脉息了吗？

C小调柔板

（马妞对牛博士说）

戴逸如 文并图

同感啊，早先，我也全然没有意识到它们会有什么联系，我出于好奇，拿这四个“给”实践了一下子。在与人交往时，我送给对方一个希望，然后给对方新建的希望注入信心，然后当对方实现希望需要借力时提供一些方便……接下来，嗨嗨，收获了两份欢喜——不仅对方，我也收获了一份欢喜呀。一试再试，屡试不爽。试着试着，我就试出了味儿来了。这味儿竟让我觉得如此亲切如此熟悉……是，厮伴“四给”行为整个流程的，正是《C小调柔板》！

双胞胎轶事

邢舟

瓜熟蒂落的我，顺利产下了两位白羊座小王子。也许是对新生命的渴望，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痛。只是因为妊高症严重，被迫提早了一个月催生。和老大相比，老二来得太快太容易了，相差的十一分钟，有大半时间是在确认老大的信息，真的像是买一送一，顺带出来似的。

理论上该是一模一样的两家伙，刚出来的几天，确实让我们有些困扰，可慢慢地，等他们会笑会睁眼了，细看便会发现，哥哥越越，左脸颊上有两个叠着的酒窝，笑起来就会深深凹进去；而弟弟帆帆，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说话，常常被误认为混血儿。虽然旁人看来还是出奇的像，可是在妈妈眼里，那种认错，或是一个喂了两顿一个还没吃上的笑话，也真的只是笑话，怎么会呢？只要听听哭声就能区分的了。

还来不及细细体会新成员带来的欣喜，全家人就投入了不同寻常的忙碌。如果说生两个还算容易，那带起来，可绝不止两倍的辛苦。缺觉是全家人的常态，外婆一个月就瘦了十斤，两个宝贝先是发烧后来又黄疸过高轮流住院，只能父母陪护的儿科病房，只能让新晋爸爸天天赶去陪着。因为早产，他们的吞咽和消化能力都不算太好，喂了吐吐了再喂，加上拍嗝，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两个还未必同步，喂了这个下一个又等着，完了又开始循环，最夸张的前两个月，我白天除了吃饭、去洗手间几乎都不用起身，两个人一天差不多喂十七八次，大小便二十几次，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现在，转眼六个多月过去了，我每天的生活，依旧是围着他俩吃喝拉撒睡的轮回。因为重复单调，有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而当我翻看日记，又会忍不住感慨，原来他们已经长大那么多了，期待时间走慢一些，可以让我再细细品品。第十七天帆帆第一次抬头，第七十五天两个人第一次牵手，第一百五十七天两个人第一次独坐，第一百六十天越越第一次吃辅食，还有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发烧，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叫妈妈，出生时趴在我身上那两个弱小的孩子，现在已经会对我哭笑，会互相玩耍了。

都说双胞胎会心有灵犀，这一点目前我倒是没发现，他俩经常的状态，是互不理睬，眼里完全没有对方。可是同时养两个孩子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即便长得如此相像，两个人的脾性、爱好也是会有所不同的。越越性格大气见谁都笑，帆帆就敏感善变观察细致；越越爱听音乐，帆帆更喜欢看色彩鲜艳的图案。你不能像带一个宝宝一样，把所有的爱都给他，和一个玩的时候，还得留心另一个的表情，他可能无所谓，也可能正直愣愣地看着你，期待你也给他一样的笑容，若是失望了，到了晚上想起来的时候，还会惨惨地哭泣呢。

夜光杯

今宵灯谜

陈以鸿

好

（词牌）

昨日谜面：廉政公署（三字安装术语）

谜底：防腐管（注：管，管治）

蟹迷

杨云棠

正值蟹肥菊黄时节，老友刚从阳澄湖旅游归来，馈赠我俩一箱十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体大膘肥，青壳白肚，金爪黄毛，且雌雄各半。

又碰巧的是，从武汉来沪小住的二姐夫妇来我家探望，于是，就借座宏亮庄园加工大闸蟹，让我辈蟹迷们分享快乐。

开宴前，一壶极品大红袍茶浓郁醇厚，算是代替开胃酒。这种场合，我辈自然闲话多了起来：我说，自古以来，大闸蟹可分几个等次，湖蟹一等，江蟹二等，河蟹三等，至于那些小溪水沟稻田生成的蟹则次之。可在美食家梁实秋先生看来，蟹不一定要阳澄湖的，但凡稻粱成熟之时，任何湖沼溪流中盛产的螃蟹都是美味的。我则认为身居台湾的梁实秋先生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点酸溜溜的味道，为何这么说呢？这是因为阳澄湖大闸蟹与其他产地的螃蟹有着极大的区别：除了外形上特点区别之外，还有大闸蟹未蒸之前，就有一股清香；蒸熟之后，仍留有余香；肉质鲜美，且有甜津津的味道，这是其他产地螃蟹所没有的。

七夕会 美食情怀

明末清初蟹迷文人张岱对螃蟹曾有细致描述与精辟评价：“壳如盘大，坟起，而紫螯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虫蟥，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好个螃蟹肉膏丰腴，肉质鲜美，赛过山珍海味，这是真正蟹迷文人才会有的独特感受。其实，这样的蟹迷文人岂止一个？美食文人李渔对螃蟹有“嗜此一生”的喜好，在他的《闲倡寄》中有这样记述：“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不能忘之。”嗜蟹如命，这是蟹迷的极致。随园主人蟹迷文人袁枚则认为蟹宜独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盐汤煮熟”，吃法别致。

老伴在一旁说：快别说了，还是让他们赶快上菜吧！

这是一家海鲜特色的菜馆，第一道菜，盐烤蛏子。黑色盘子里堆积着烤热的白色精盐，十多只青壳蛏子，两扇狭长的介壳横插入烤热的盐中，黑盘、白盐、青壳蛏子，美极了！吃起来干扑扑，鲜滋滋的原汁原味，十分可口。第二道菜，盐烤基围虾，盘子里堆放着炒热的白盐，一只只基围虾被一根根棒穿着，搁在热盐堆上，此时，虾已被烤熟，呈红色，煞是好看。第三道一人一盘笋壳鱼，长腰形瓷盘，置着一整条清蒸小笋壳鱼，瓷盘下放有一只瓷托盆内点燃蜡烛，这样既可使笋壳鱼保温，又十分美观，非常情调。最后，大闸蟹上桌，一碟一蟹，雌雄搭配。红红的蟹壳抹上油彩，有点弹眼落睛，且配上一碟醋姜糖调料，一人一碗红糖姜茶，解寒气；一大碗柠檬茶水，洗手去腥，还备有食蟹的钳子等工具。品酒，尝蟹，醉也！